

客居岭南十余年,没有见过下雪。曾经,我最喜欢的天气是下雪。洁白的雪,掩盖了一切肮脏,让世界晶莹剔透。每到下雪的天气,我心里就充满了喜悦和感动。古今中外,人们对雪的歌吟太多了,也太美了。略有不同的是,成年后,我对雪的喜悦和感动,有几分苦涩。

下雪会让我想起生于同年同月同日又同一天下乡的农场兄弟。

我和他同学的时候,相互并不认识。认识的时候,已经无学可同了。初中三年,我们不在一个班,认识是毕业之后的事。

暑假快要结束的一个下午,初三的班主任亲自通知我第二天去参加一个欢送会,欢送市里一百多名孤儿去赣北的一个农场种棉花。会上,班主任问我愿不愿意跟那些孤儿们一块下乡。我求救似的去看周围。兄弟就在我旁边坐着,之前我只听说他智商极高,是数理化尖子。他的班主任也正在动员自己的学生。我看见兄弟不住地点头。那是我们整个人生中迈向社会的第一步。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决定性的时刻,我与谁到底是谁影响了谁呢?如果说在会上,他的点头影响了我,那么第二天却是我在劝说他了。

报了名的同学第二天到学校集中。我看见兄弟一个人站在操场边的单杠下面,打着赤脚,在沙地上盲目地划着道道。

他不去农场了。家里已经给他找了一个工厂做徒工。

你要不去,我就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

我一下愣了。他最终是跟着我走了。如今,当我提笔写这篇追忆文字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内疚和痛惜。如果说,正是这一步铸成了他终生不幸的话,那我便是主要推手。

无须喝血酒,无须拜把子,我们双方,包括我们双方的家庭,都把我们认作亲兄弟。每年最隆重的日子,是我们共同的生日。回家探亲的日子,我常常醉倒在他的家里,由他们一家子忙忙碌碌地照应,而他比我还更清楚地记得我母亲的寿辰。

我们一起在农场呆了八年。在我看作苦难的生活中,他却似乎是胜任愉快的。他从来没有发过别人的脾气。若受了欺负,就只是两眼汪汪地看着人家。他心细手巧,跟着当地女孩子学纳鞋底,做鞋垫,绣花,没有几天就让她们叫绝。红案,白案,汽车、拖拉机、电动机、发电机修理,不到一个月就驾轻就熟。他极随和。无论谁找他帮忙,他都像是受了人家



晴日,与刚读小学的孙女同行,背上双肩包,花上半晌,沿着苏州河西岸的慢行步道,由东向西,浏览幼时记忆中那几座心仪的大桥,回忆曾经有过的故事,观赏苏州河两岸日新月异的变化,享受天伦之乐,领略人类智慧的神奇力量。

我们祖孙俩在四川路桥边驻足,孙女抬头望桥北那幢大楼问:“爷爷,这绿窗绿瓦,尖顶上飘着国旗的是不是邮电大楼?”“是啊,你是怎么知道的?”“上面有人民邮电四个字呀”。趁此机会,我把四川路桥和邮电大楼的故事简单地告诉了她。四川路桥于1878年建造,名里白渡桥,1883年因桥陋毁损重建,1943年命名为四川路桥。爷爷小时候学装半导体收音机选购零部件时,从虬江路市场到牛庄路小商品市场选配零件,都是经过这座四川路桥的。桥边上是号称“远东第一大厅”的邮政大楼,建于1922年。“你抬头看一看,这座大楼多漂亮,钟楼上大钟的两边各有一组艺术雕像。一边三人分别拿着火车头、轮船和电信电缆模型,象征交通和通信;另一边也是三人,中间是希腊神话中的通信之神,左右都是爱神,象征邮电为人类,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情愫”。如今是上海邮政博物馆所在地,也是“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我还告诉她,“爷爷小时候给外地亲戚

的奖赏,有人明显在利用他,我为他抱不平,他总是笑笑:算了,做都做了。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下大雪的夜晚。

那本《莱蒙托夫诗集》是我在场部阅览室顺来的,根本就没想还回去,他说,那怎么可以?那是偷窃。我说偷书不算偷,他说,怎么不算偷?忘了课本上孔乙己偷书给打断了腿?莫争了,我帮你抄吧,抄完了还回去。

好一场大雪!老北风把雪粒从瓦缝刮进来,满屋白雪沙作响,很快就铺满一层厚厚的白雪。寒风穿过满是缝隙的门窗,雪很快就成了冰。手指冻得像胡萝卜,抓不住笔。我不时地把手举到嘴巴上呵气,他却一直埋着头,偶尔问:你那么怕冷?要不你钻被窝吧,我一个人抄!

没有电,煤油灯的烟熏黑了鼻孔,一抹鼻涕,脸也黑了。阴间的莱蒙托夫把我们变成阎王爷了!

我傻笑,一阵心酸。

1972年,我去县城做临时工。这次分别,让我们踏上了完全不同的命运之途。

两年后,他成家。日子很苦,他们居然养大了三个小人,居然还有闲心牵挂我。

听说我开始发表小说。他连夜给我写信。说他真为我高兴,想起多年前那个大雪的夜晚抄诗集,还真没有白干。信的末尾,他特别叮嘱,切记记得母亲的话,吃写作这碗饭要千万小心,莫大意啊!话说得直白,却无疑是金玉良言。我的生活少了许多麻烦和是非,跟他的提醒不无关系。

农场里绝大部分知青回城后,家里没有任何门路的兄弟只有设法往省城附近的农场迁移。

境况日渐好起来。只是一丛丛白发,开始兴起。额头和眼角的皱纹里,深深埋葬着青春。最要命的是他的身体已经有了明显的不适。他常常在工地上昏厥。

五年后,他死在去手术室的路上,四十岁刚出头。

我无法给你建议,我所知道的,只不过是经历,但经历又算得了什么,充其量是一张接一张的门票,表明你去过那里,仅此而已。同样的,向往也充满了局限性,只能在你的视角范围之内。但我想说的是,任何一条河道都是弯的,没有一条河是笔直向前的。

河道往往是蜿蜒的(外二篇)

詹政伟

二是求温暖。

精神躲在肉体里

一场夜雨,天就放晴了,趁着还早,赶紧再闭一闭眼。这时候,想到卡尔维诺的一句话,不要对精神世界冷眼旁观,但我们绝大部分人,却故意不闻不问。都以为肉体可以承受一切磨难,却忘了这恰恰是精神多次训练的结果,过分高估肉体的强大,只会导致精神的萎顿。

打长途电话就要到这里来的”。孙女愕然,“这么远啊,还要坐公交车吗?”

我们往西走,到西藏路桥,看着桥上的车水马龙,想起父母曾说此桥名为“泥城桥”,建于1853年,时名“泥城桥”,1922年重建更名“新垃圾桥”,1942年再更名为西藏路桥。孙女好奇,我告诉她,这桥是我们以前去人民广场的必经之路。爷爷小时候来这里还能看到桥南河边矗立着的那两个大大的煤

苏州河上桥自横

宣争鹰

气包。那时,我喜欢与小朋友一起站在桥边,头伸出栏杆,低头看那些载着货物的拖轮,鸣着“呜、呜”的汽笛声钻过桥洞,等船头进入桥洞,我们会赶忙穿过马路,跑到桥的另一边,听着驳船“啾啾”的声音看着驳船驶往前方,看了一艘,再看一艘,总也看不够。如今桥下的苏州河依旧连绵蜿蜒,但已不见当年穿梭忙碌的货船了。

现在随着苏河湾的建设,桥北前些年已建成了大悦城,远远就能看到缓缓旋转的摩天轮。桥南两个煤气鼓早已是历史,南京路步行街更是热闹非凡,当年我们仰头看的国

笔记,长伴我左右。

就读大学时,笔记是我应付考试的犀利武器。平素写字特快,做课堂笔记时如虎添翼,教授的滔滔不绝,我巨细靡遗一网打尽。大学的笔记,可说是学问的基石,收在笔记里的,都是教授的思想精华,弥足珍贵;然而,做笔记的人必须细细咀嚼、来回反刍、努力消化,才能融会贯通而延伸出新的体会。这种情况,就好像你挖着了一块蕴含翡翠的矿石,必须经过奋力的打磨,才能打造为自己心爱的首饰。倘若我未能将吸收蕴含在笔记里的精髓深化为自我思想的元素,只一味在考卷上生搬硬套,那么,我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台思想的复印机罢了!

当上了记者后,我随身携带空白的笔记本子,在进行访问时,用的是自创的速记功夫——对方在高谈阔论时,我把他言谈的要点用关键性的字眼记录下来,一串长长

的话,往往只浓缩为短短几个字,乍看之下,句与句之间宛若断线的珍珠,全无联系。此时的笔记,犹如天书,谁也看不懂。访问过后,我才把笔化为线,添字加句,把散落的珍珠

流放者杨越

陆其国

清初,一批抗清义士举兵起事,其中就有郑成功、张煌言的身影。但最后不幸兵败,张煌言慷慨就义,郑成功逃亡海上。

清廷随即开始逮捕那些追随郑、张的抗清义士,酿成史称的浙江“通海案”。抗清义士钱缙曾即是“通海案”受害者之一。

钱缙曾被清廷逮捕后,自知难以生还,便在狱中给妻子写信,嘱其可

苦痛无休止地传递出去。于是,爱意绵绵。人为什么需要爱?一是寂寞,

二是求温暖。

精神躲在肉体里

一场夜雨,天就放晴了,趁着还早,赶紧再闭一闭眼。这时候,想到卡尔维诺的一句话,不要对精神世界冷眼旁观,但我们绝大部分人,却故意不闻不问。都以为肉体可以承受一切磨难,却忘了这恰恰是精神多次训练的结果,过分高估肉体的强大,只会导致精神的萎顿。

际饭店已不再是高楼的“大哥”了。

在这些桥里,我始终钟情乌镇路桥。站桥上,孙女看到桥东北岸有一栋老式房子,西墙墙面上坑坑洼洼,8个炮弹孔、400多个枪弹孔面目狰狞。我告诉孙女,这栋楼叫四行仓库。这堵坑坑洼洼的墙,是“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背景墙。我给她讲了当年谢晋元团长带领“八百壮士”与日寇激战的故事,她听后潸然泪下。小时候,与同学们结伴来到乌镇路桥,爬上栏杆,纵身一跳,一个猛子跳进乌黑发臭的苏州河学游泳的情景一去不复返。如今看着二级旧里的拆迁,新楼一栋栋竖起,马路宽敞,绿树成荫,苏河湾新貌不断展现,不禁心潮澎湃。

横跨苏州河上的30多座桥,每一座桥都凝结着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都是上海城市发展的见证者。与孙女一起漫步苏州河边的景观小道,走在桥上领略桥曾经的历史,观赏桥的风景,展望桥的未来,总有一种流连忘返的幸福感在心底荡漾。

漫话

老建筑新魅力

责编:徐婉青

漫步老渔村,就像走进了一首行走的诗,请看明日本栏。

完整地串连起来。这时,笔记就像是一面镜子,受访者性格的亮点、弱点与特点,都无所遁形。工作上的这种训练,对于我日后撰写小说塑造人物形象时,大有裨益。

我喜欢烹饪,家里珍藏着多本香气缭绕的笔记。它是“炊事秘笈”,

笔记人生

(新加坡)尤今

内有无数的祖传菜肴和我自创的独门佳肴——鸡鸭鱼肉、甜点蛋糕,一应俱全。一翻开笔记,字里行间那芳馥的香气便扑面而来。在孩子成长的美好岁月里,每每到傍晚时分,我便让笔记里那一行一行平面的文字变魔术似地化成一

道一道立体的菜肴,以无与伦比的好滋味温暖滋润着一家人的心和胃。在2014年,笔记里的文字,相继变成了两部图文并茂的作品《看螃蟹上树》(听面包唱歌)(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和一部散文集《把自己放进汤里》(由海天出版社出版)。原本简单实用的厨房笔记,得以衍化为

将他们的幼子托付给好友杨越抚养。杨越也是反清义士,这封信是钱缙曾买通狱卒秘密送出去的,不料最后还是不幸落入清吏手中。清吏要求钱缙曾供出杨越的藏匿处。钱缙曾坚不招供。于是清吏就对钱缙曾动刑,“刑极惨毒,终不言”——钱缙曾宁受毒刑折磨,也决不出卖朋友。但杨越知晓后却坐不住了,为不再让钱缙曾受保护他而受酷刑,杨越毅然“自诣狱”——投案自首。而后于康熙元年(1661)春,被流放黑龙江宁安县西海林河南岸宁古塔,夫人范氏随夫前往。

且说康熙三年(1664),沙俄入侵黑龙江,清廷命宁古塔将军巴海“治师东征,令流人强壮者,供役军中”,杨越因此以戴“罪”之身,与其他流放者一起前往乌喇(今吉林),抗击入侵者。所幸完成任务后得以全身而返。

在流放地日久,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杨越的重视和思索,即素有“马背上

的民族”之称的当地土著居民,主要从事游牧业,不重视农耕,因此导致“耕者绝少,弥望无庐舍”,贸易更是无从谈起。

面对此情,杨越内心的文化情怀突然触发,竟不顾自己流放者的身份,而一心想对当地的生活有所介入。于是他“倡满汉人耕与贾”。耕即农业,贾即贸易,一方面倡导开展农耕,传播汉族耕作技术与方法,另一方面以物

易物,“出所携布帛丝枲,易(土著人)鱼皮之属,由是知市贾”。

农耕与贸易并举,随着时光流逝,当地土著居民收获的实惠显而易见。再说眼见后者“无庐舍,掘地为屋”,即使少数有庐舍的人家,也是十分简陋,杨越又教会他们“破木为屋,覆以其(兽)皮,且炕牖之,由是知室处……”采木建屋,屋顶覆盖兽皮以防雨;屋内有门、有炕、有窗,于是知道什么才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当地就这样渐渐发展起了农耕;实行了贸易;土著居民纷纷建屋而居。就这样,耕种使“菽粟渐饶”,即粮食丰收;贸易带来物资的丰富,满足了人们的诸多需求;知道建屋而居,得以体验到有家的舒适。如此,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土著居民感到非常满足。

这时候杨越不定想到

镶嵌了丰富情感的美食散文,让自家炊烟游走四方,使那些不善烹饪的人也能以简易的方法煮出可口的菜肴去宠家人的味蕾。这样一种美丽的分享方式,常使快乐如溪流般蜿蜒心中。

及至足履天涯时,笔记就是我的亲密“旅伴”了,它记录着我旅程的点点滴滴,是我丈量土地的“记忆库”。多年来自助旅行,每日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舟车劳顿,时间有限、精力有限,无法一字一句详细记录沿途见闻;这时,过往当记者“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的经验,便很好地派上了用场,我看、我听,然后,尽量选取要点来记;有时,一本笔记写满了,担心遗失,便用手机把笔记每一页内容拍摄下来,存放在电脑的云端(iCloud)里,高枕无忧哪!旅行回来后,笔记里的资料,便化成了一部部生龙活虎的游记,帮助他人卧游世界。

人生,还有一本非常重要的笔记,不动声色地收藏在各人的心里。爱与恨、恩与怨,记录得一清二楚。要报恩、要报仇、抑或选择“快意恩仇两相忘,沧海一声笑”,就看个人的修养和境界了。

了《管子·牧民》中“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话,他振聋发聩地提醒这些土著居民:“未也,尚不知礼教。”

原来在极大地提高了土著居民的生活质量后,杨越又想到还要提升他们的文明素质,让他们有文化,懂礼教。于是他“教之读书”,“授满汉子弟书”,给他们讲授自己带来的《左传》《礼记》《史记》《汉书》《昭明文选》等史籍,帮

助他们领会其中要义,所谓“教之以礼义”。杨越此举,客观上也促进了当地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除了关注当地土著居民,杨越同样关注其他像他一样不幸的流放者。如他甘愿尽自己所有,“赎诸罪隶,生者养之,死给之棺,婚丧以时”——或赎身,或抚养,帮助死难者买棺材……有个叫李兼汝的流放者想逃离此地,杨越竟不顾一己安危,出手相助,使李成功逃逸。

杨越在流放厄境下做出的义举,得到了当地满、汉民众的称赞,他们“服其才”,且“莫不敬之、亲之”,还称他“杨马法”(马法,满语尊者、长者之意)。“彼守疆之将军,尊之为上客,军中之事,亦尝咨之”。

流放对一个人来说,无疑是一种不幸。而杨越的故事则告诉我们,一个人只要不在内心自我放逐,一定可以有所作为。



醉皂(设色纸本)朱刚

醉皂最风骚 一饮三百杯

醉皂(设色纸本)朱刚

醉皂最风骚 一饮三百杯

醉皂(设色纸本)朱刚

醉皂最风骚 一饮三百杯

醉皂(设色纸本)朱刚

醉皂最风骚 一饮三百杯

醉皂(设色纸本)朱刚

醉皂最风骚 一饮三百杯

醉皂(设色纸本)朱刚

醉皂最风骚 一饮三百杯

醉皂(设色纸本)朱刚

醉皂最风骚 一饮三百杯

醉皂(设色纸本)朱刚